

詩的研究

朱志泰編著

序

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發行
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



詩 的 研 究 (全一冊)

◎ 定價 國幣三元五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編 著 者 朱 志 泰

發 行 人 李 虞 杰
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 刷 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發 行 處 各埠中華書局

序言

某一天的下午，在復旦大學的休息室裏，周其勳先生談起中華書局要編一部叢書，周先生因為課務繁忙，關於詩歌的一冊，問我有無擔任之意，當時我的答復是頗願接受，但不知能否勝任，承周先生的盛意，介紹我與中華當局接洽，並且給我不少的鼓勵，這件事就此決定了。

本書的編輯是要使讀者對中英詩歌有一個大概的認識，對象是初學。關於詩歌的種種，書內逐一敘述，遇有相同的地方，就加以比較，理論少，說明多，俾讀者容易瞭解。中詩的舉例，多採用唐人的詩，因為唐詩較為通俗，英詩部份由韋廉士編，內容的自不適用，只能選取精緻而易懂的短詩作例。在數量上英詩比中詩略少，而中詩裏舊詩的討論更比新詩詳細。這種中英並說而稍帶有「比較」意味的著作，過去似乎還屬少見，鄧振鐸的「文學大綱」是一部世界文學史，並不比較的；當這烽火徧地的時代，一切都動盪不定，心力也就不能像平時般集中於寫作，而不受外事的影響，歷三月之久，總算有了這個座物，讀者從這本書裏如能得到一些關於中西詩的知識，同時也就是我們的收穫。漏誤之處，自所不免，渴望海內方家，不吝指正，無任感幸。

承中華圖書館及趙景深、周其勳、顧仲彝、鄭逸梅諸先生借給許多參考書，並給與種種指示及幫助，這是我所要表示深切感謝的。

詩的研究目次

序言

第一章 詩的起源與意義

第一節 詩的起源.....一

第二節 詩的意義.....一六

第二章 詩的內容

第一節 敘事詩與抒情詩.....二七

第二節 詩的情景——自然與人情.....五六

第三節 詩的鑑賞.....七七

第三章 詩的形式

第一節 體製.....八九

第二節 用韻和音節·····	一〇八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節 方法和修飾·····	一三〇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 詩歌演進的時代背景

參考書目

詩的研究

第一章 詩的起源與意義

第一節 詩的起源

我們無論拿那一國的文學史來看，可以知道韻文的發達總比散文來得早，詩歌的產生一定在有文字之前的。最初的詩歌完全是情感的自然流露，就是所謂天籟了。原始人民在殺退敵人之後，往往圍着火堆狂歌酣舞，以示慶祝。他們的狂歌不過是一種呼喊之聲而已，他們的酣舞，不過是亂蹦亂跳罷了，但這就是歌舞最原始的形態。

詩歌是情感的表现，情感是天生就有的，所以原始人民在其他學術都談不到的時候，詩歌一定是已經有了。沈約說：『歌詠所興，宜自生民始也，』波格達諾夫(Bochnov)也說：『詩歌開始於人類語言開始之處。』當清光緒二十四五年間（一八九八——九），在河南彰德西北里的小屯當地農民種田時無意掘到許多龜甲和獸骨，由古董商人運到北平，賣給福祿壽齋。庚子年王全家跳井殉難，所藏甲骨轉到劉鶚處，爲羅振玉所見，羅又繼續搜羅，既得甲骨有數萬之多，和王國維共同研究，發現甲骨上所刻者，是商代人的貞卜文辭。根

據卜辭，我們推定那時已有舞蹈和音樂，而樂器並不是原始的簡陋樂器，可見音樂在商代就有相當進步；舞蹈很盛，音樂已精的商人，也有詩歌，自是毫無疑問的了。（詳見陸馮合著「中國詩史」）

詩的起源極早，然而「詩經」之前的作品並沒有流傳下來，現在認為堯時的「擊壤歌」「康衢謠」等都有偽作的嫌疑，這大概是那時文字還沒有完成的緣故。卜辭上的文字還是純粹的圖畫，可以證明文字在商代尚未完成，所以詩歌也就無從保存了。下面就要討論詩歌產生的原因。

詩歌表現情感，情感發生，人們就自然而然的唱出來，惟其是自然而然，所以音調是和諧的。我們知道民歌是最早的詩歌，作者都是不識字的平民，他們不過是「動於中，形於聲」罷了；但是含有真情，自能動人。我以為情感的發洩是詩歌產生的第一原因。「詩大序」說：

『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，故詠歌之，詠歌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』

朱熹註「詩經」，做了一篇序，也這樣說：

『或有問於予曰：詩何爲而作也？予應之曰：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，感於物而動，

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則不能無思；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言；既有言矣，則言之所不能盡，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，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（音奏）而不能已矣，此詩之所以作也。」

我們再引幾家學說來看一下：

班固「漢書藝文志六藝略」說：「哀樂之心感，而歌詠之聲發。」

鍾嶸「詩品」：「若乃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雲暑雨，冬月祈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；嘉會寄詩，以親離羣，託詩以怨；至於楚臣去境，漢妾辭宮；或骨橫朔野，或魂逐飛蓬，或負戈外戍，殺氣雄邊，寒客衣單，孀閨淚盡；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，女有揚蛾入寵，再盼傾國；凡斯種種，感蕩心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，非長歌何以聘其情！故曰：詩可以羣，可以怨，使窮賤易安，幽居靡悶，莫尚於詩矣。」

徐禎卿「談藝錄」：「情者心之精也；情無定位，觸感而興，既動於中，必形於聲，故喜則爲笑啞，憂則爲吁戲，怒則爲叱咤。然引而成音，氣實爲佐，引音成詞，文實與功；蓋因情以發氣，因氣以成聲，因聲而繪詞，因詞而定韻，此詩之源也。」

從所引的幾段文字看來，我們心中發生了情感，無論是自身的喜怒哀樂，或是見到外物而後引起的種種感慨，必定要既嘆且唱的說出來，這就是詩歌。智識越低的人，情感越真，當他

們唱出他們的悲痛，痛苦似乎減少，唱出他們的歡悅，快樂似乎增加，這就是真情，絕沒有虛偽的成份。「詩經」是古代民歌的總集，以抒情詩最有價值，「采芣」一首是訴離別的：

『彼采芣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』

彼采蕭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。

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歲兮。』

又如「古詩十九首」中的一首，寫相思盼歸，情真意切：

『明月何皎皎，照我羅床幃。憂愁不能寐，攬衣起徘徊。客行雖云樂，不如早旋歸。出戶獨徬徨，愁思當告誰？引領還入房，淚下沾裳衣！』

再舉英詩人拜倫(Baron)一首失戀的詩，下錄首尾兩段：

“When we two parted

In silence and tears,

Half broken-hearted,

To sever for years,

Pale grew thy cheek and cold,

Colder thy kiss;

Truly that hour foretold

Sorrow to this!"

"In secret we met,

In silence I grieve

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,

Thy spirit deceive.

If I should meet thee

After long years,

How should I greet thee? —

With silence and tears",

總之，好的作品，一定含有真的情感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文化愈進步，人的思想愈複雜，情感也不像原始時代那樣的真純，於是做詩的人就往往有「無病呻吟」或「強作歡笑」的作品出現了。詩歌的起來由於真情的發洩，可以說是中外都是如此的。

詩歌產生的第二原因，由於媚神的需要。初民沒有不祀神的，祀神的時候，除了跪拜，就是用唱歌和跳舞來媚神。希臘悲劇就是完全起源於媚神的歌舞。「詩經」裏我們找不出祀

神的詩，「頌」是祭祀祖宗用的，可是「楚辭」裏的「九歌」卻全是祀神所唱的曲子。我們先來檢討「九歌」，再和希臘神話比較一下，可以尋出相像的地方。「九歌」中有對唱對舞的，於後世戲劇有極大的影響，王國維的「宋元戲曲史」裏有所論及了。

「九歌」是屈原以前的作品，早爲學者所公認了，而屈原曾經修改過「九歌」之說也爲近人所否定。「九歌」大概是楚人的民間祭歌，作者一定也是平民。王逸說：『昔楚國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間，其俗信鬼而好祠，其祠必作歌樂鼓舞，以樂諸神，』想來這種祀神歌在「九歌」之前早應當有了，不過沒有可靠的記載，也就無從知道。「九歌」名九，實在有十一篇：「東皇太一」「雲中君」「湘君」「湘夫人」「大司命」「少司命」「東君」「河伯」「山鬼」及「國殤」「禮魂」。因爲篇數的差異，前人有主張刪去兩篇的，有主張合三篇爲一篇的，關於這一點，趙景深說得很對：

『我個人的解釋，甚爲簡單，「九歌」前九篇都是關於神鬼的，所謂「九歌」即指這九篇；至於後兩篇都說的是死人，與神鬼無關；所以「九歌」實是「九神歌」的意思。

「國殤」是祭戰死之人的，「禮魂」是祭善終者的；無論祭戰死者或善終者都用得着「九歌」，猶之和尙放餞口念佛名一樣。元人阿魯威所作「蟾宮曲」（見「陽春白雪」前二），就是只詠「九歌」中的九個神的。』（「中國文學史新編」）

我們就各篇所祭的神看來，大概東皇太一是天神，雲中君是雲神，湘君與湘夫人是水神，大司命主壽夭，少司命主禍福，河伯是河神，東君是日神，山鬼是山神。

希臘神話是歐洲藝術的源泉，許多美妙的詩篇都取材於神話的。希臘神話裏，裘畢特(Jupiter)一名喬美或修士(Jove or Zeus)是宇宙中最高統治者，他的權力比衆神聯合起來還要大，所以一切的神全要聽他的命令；他們住在亞靈匹斯山(Mountain Olympus)的頂上。裘畢特與黑夜的女神所生的兩個雙生子就是阿保羅(Apollo)和狄愛娜(Diana)，即日和月的神；他又與山氣的女神生了一個女兒維納斯(Venus)，一位司戀愛的神。這幾個名字都是西洋文人筆底下所常見的；其他還有許多職司不同的神道，他們都是在亞靈匹斯神國裏幫助裘畢特來管理世界。關於人類的起源，也有很好玩的敘述，既有人類，於是就產生許多英雄，做許多值得記載的事，因此就有許多有趣的人神之間的故事。「九歌」裏同樣可以看到這樣人神交通的神話，和它所包含的熱情，「中國神話ABC」裏，將「九歌」裏的神可與希臘相對照者，比較如下：

九歌	東君	大司命	少司命	山鬼
希臘神話	Apollo	Atropos	Clotho	Nymph

有人以神人戀愛來解釋「九歌」，更與希臘神話相接近了。言情是民間祭歌的特色，「九

歌」和南朝祀神的「神弦歌」一樣，沒有貴族祭歌的莊重嚴肅，充滿了言情的句子，如「怨公子兮悵望歸，君思我兮不得間」（「山鬼」），和「獨處無郎」（「神弦歌」），而「湘君」「湘夫人」「河伯」等篇差不多等於戀歌一般了。在亞靈匹斯神國裏，因為哀畢特阿保羅等神的愛情不專，忽而相悅，忽而失和，造成不少戀愛糾紛，因而產生那些美麗的故事。「九歌」裏我們可以看到祭祀時地點、人物、肴饌、歌舞等生動的描寫。在西洋，神學與藝術已經發生密切的連繫，那些故事就是最初人類想像和創造的表現。這種歌舞媚神的風氣，現在鄉間迎神賽會的時候還可以看到，祀神的歌曲，因為初民頭腦的單純，還是含有真情的，我們可以翻開「九歌」來一讀。

第三，原始人民沒有法律的拘束，完全靠鬥爭而生存，所以尚武自是普遍的現象；激烈的詩歌能够鼓起人的勇氣，使人不顧一切地赴湯蹈火，這也是詩歌產生的又一原因。由此而產生的，自然多是頌揚戰爭和激勵尚武的曲子，可以說是後世戰歌的濫觴。我們看蟋蟀或雞相鬥的時候，雙方一定先振翼而鳴，一方面是壯自己的膽子，一方面是威嚇對方，也是同樣的作用。古時戰爭，必先擊鼓，衝鋒陷陣，必大聲呼喊；現代的戰爭更是槍砲齊發，震耳欲聾；這都是因為鉅大的聲浪可以使人熱血沸騰，如發狂一般。同樣的，激烈的詩歌是含有刺激性的。

「詩經」的「秦風」裏獨多尙武的歌謠，這與民族和地域都有關係，「漢書」「地理志」：『安定，北地，上郡，西河皆迫近戎狄，修習戰備，高上氣力，以射獵爲先。』這裏舉「無衣」一首，以見秦人敢死輕生的精神：

『豈曰無衣，與子同袍，王于興師，修我戈矛，與子同仇。』

豈曰無衣，與子同澤，王于興師，修我矛戟，與子偕作。

豈曰無衣，與子同裳，王于興師，修我甲兵，與子偕行。』

北朝的民歌也很有尙武的風味，再錄幾首如下：

『男兒欲作健，結伴不須多，鷄子經大飛，羣雀兩向波。』（「企喻歌」）

『健兒須快馬，快馬須健兒，踔躑黃塵下，然後別雄雌。』（「折楊柳歌」）

『新買五尺刀，懸著中梁柱，一日三摩娑，劇於十五女。』（「琅琊王歌」）

『李波小妹字雍容，褰裙逐馬如卷蓬，左射右射必疊雙，婦女尙如此，男子安可逢！』（「李波小妹歌」）

五胡亂華之後，胡人與漢人雜居，漢族受到胡人尙武粗豪的影響，所以唐宋的詩裏也有雄壯的語句了。下錄王昌齡的「出塞」和陸游的「排悶」。

『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；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』（「出

塞」)

『四十從軍渭水邊，功名無命氣猶全；白頭爛醉東吳市，自拔長刀割幾肩。』(「排

悶」)

男女調情而歌可以說是詩歌產生的第四原因。男女相悅是人類的本性，原始時代男女由相識而相戀，多用唱歌做媒介，正如像春天貓叫雞啼是雌雄互相引誘的表示一樣；後世的香艷詩由此而作，現代紅男綠女更是情歌不絕於口了。從這原因產生的當然都是情詩。二十世紀的我國，貴州一帶的苗民還保持古代的「跳月」的風俗：春秋佳日，男女都到某一個地方，唱歌跳舞，天黑的時候，合意的攜手而歸，就算作結婚了。有將情歌刻在刀上或寫在扇上叫做刀歌、扇歌。「詩經」裏情詩極多，歷代也都有情歌，現在各地的民間情歌像「五更調」，「四季相思」等等，大概就是這樣流傳下來的。「詩經」裏許多美妙的情詩，前人牽強附會，說是什麼「託男女以寓君臣」，正好像「舊約」裏一篇「所羅門歌」是一首美麗的戀歌，而「聖經」的註解者說它是象徵上帝對人民的愛，同樣的可笑。我們試看：

『彼狡童兮，不與我言兮，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兮。

彼狡童兮，不與我食兮，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息兮。』(「狡童」)

這簡直是愛海起風波，寢食難安了。「將仲子」一首將小女郎又貪歡愛，又畏人言的心情，

赤裸裸地說出來，現在的鄉下姑娘想來還是這樣的。

『將仲子兮，無踰我里，無折我樹杞，豈敢愛之，畏我父母；仲可懷也，父母之言，亦可畏也。』

將仲子兮，無踰我牆，無折我樹桑，豈敢愛之，畏我諸兄；仲可懷也，諸兄之言，亦可畏也。

將仲子兮，無踰我園，無折我樹檀，豈敢愛之，畏人之多言；仲可懷也，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』

「所羅門歌」一共有八章，下錄第一章裏的幾段，真是又美麗，又甜蜜：

『：願你與我接吻，因你的愛情勝於酒醴。』

『你的膏，香味甚美，你名如傾出的香膏，因此衆女子都愛慕你。』

『我看我所親愛的，如沒藥香囊，常在我懷中。』

『我的佳耦，你甚美麗，你甚美麗，你眼猶如鴿眼。我的良人，你也俊美，也甚可愛；我們牀榻也青綠。』

南北朝時也有極美妙的情歌。南歌是委婉曲折，或訴密意，或說哀情。

『宿昔不梳頭，絲髮被兩肩，婉伸郎膝上，何處不可憐。』（「子夜歌」）